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三四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三四

(大陸版 ~~中國~~ 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3.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三四冊目次

經部·春秋類

春秋輯傳辨疑七十二卷(二)

〔清〕李集鳳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鈔本

.....
一

春秋輯傳辨疑七十二卷

(二)

〔清〕李集鳳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鈔本

春秋輯傳辨疑卷二十八

渝關 李集鳳 翻升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左傳曰春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
禮也

穀梁傳曰介國也葛盧微國之君未爵者也

彭山季氏曰介莒之附庸也襄二十四年左傳云齊伐莒

取介根是也漢志瑯琊郡縣取縣有介亭在今萊州府高

密縣西南屬盧名也春秋繁露曰附庸二十里者稱名

杜氏曰介東夷國也在城陽縣取縣葛盧介君名也不稱

朝不見公且不能行朝禮雖不見公國賓禮之故書

劉氏曰介葛盧中國之封也沉于東夷而愛焉其車服辭

命文物器械習與之同而不自覺焉難一年再至魯修朝

會之儀而其禮俗不合諸夏無以交中國也

渝閔李氏曰左傳以為來朝此未見公固不可以言朝然

冬來見公而亦止書來可知其非朝也在五年經書鄭黎

來：朝介之稱名與彼同此獨書來不書朝者宜以其國

春秋傳解疑 卷二十八 僖公二十九年 七

微而不能朝歟然明年介有使蒞之役既能以兵力加人

未必朝禮不能備也或亦淪於夷俗不合諸夏之禮而不

可以朝言耳襄十八年白狄來亦不書朝。明年介人使

蒞而今特來結魯或欲求魯以為援歟此來未見公而冬

又來經兩書之所以著其數也

公至自圍許

渝閔李氏曰按圍許之役在晉文不為無名經乃致公以

危之者晉文本怨許人之背己故因不朝之故微公義以

逞其私非實能尊王而特正其不臣之罪者也。廬陵李

氏曰桓公之編書諸侯遂救許文公之編書諸侯遂圍許

皆義舉也然圍齊致伐圍許致圍春秋其亦與晉文之討

戴而不與晉文之過暴歟按此說不與晉文之過暴是矣

然竟以此為義舉而與晉文之討戴恐不然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左傳曰夏公會王于虎賁狐偃宋公孫圉齊國歸父陳轅

濤塗秦小子憇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

杜氏曰翟泉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李曰按翟泉

詳昭二十三年天

汪氏曰春秋內諱公而外以微者書惟于齊翟泉二盟為

然或謂左傳記事多浮夸而失實安知非微者之相為盟

春秋傳解疑 卷二十八 僖公二十九年 七

乎是不然于洮盟王人而列國之君同較高有七國之微

者而微倨然盟王人于王城之側而無君與貴大夫居其

間哉

陳氏曰晉初以大夫會盟也大夫之交政於是始公為

之也

仁金氏曰按翟泉在洛陽城內去河南王城二十五里

耳諸大夫於此不入聘王室魯侯於此不入朝天子而相

與會盟是誠何為者哉

程子曰晉文連年會盟皆在王城之側而此盟復迫王城

又與王人盟強迫甚矣

臨川吳氏曰盟不寒則不必尋也踐土之盟有齊宋蔡鄭及後至之陳今齊宋陳蔡皆在而鄭獨不至鄭已怠于從晉矣蓋文公既歸衛侯而又執之筮史受曹伯之賂而後復之又合十一國以圍許蓋其所為煩擾繆戾已失諸侯之心鄭之急於從晉當自反也而即謀伐之是不以德義懷人而專以威力脅人與齊桓矣嘗謂齊桓之伯至葵丘之盟極盛而後漸衰晉文之伯為踐土之盟一盛而即漸衰矣

廬陵李氏曰晉文公三大盟會本皆非禮踐土於溫致天王翟泉盟王子其視齊桓之尊王人不敵盟世子周公者

春秋傳解題 卷二十八 僖公二十九年

七二

大不侔矣又按晉侯受命鄭伯傳王踐土于溫二會咸在鄭無叛晉之狀而此會謀伐鄭者得非文公過鄭之不禮焉前日之會竟勉以大義受之而內懷宿恨尚未釋歟外傳載文公誅觀狀以伐鄭反其諱鄭人以名實行成公弗許欲得叔詹而烹之以詹一言而止則伐鄭者報怨未已也

渝閭李氏曰左傳曰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孔氏曰昭二十三年傳叔孫婁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是其可以會伯子男也諸卿既上盟天子大夫又上敵公侯故杜氏曰諸卿見貶兼有此闕

然責大夫上敵公侯不責上盟天子之使而言見有此闕者以魯君上盟天子之使已諱而不書則諸侯之臣罪在可惡故也不然則是君盟王使乃為有罪臣盟王使翻無貶責便是君臣易位尊卑失序聖人垂訓豈若是乎按左傳止言卿不會公侯而不書其不可盟王使孔氏以為諱魯君而諸卿之罪可惡說亦似矣但此二闕經義原不為此其所以諱公而人諸卿者意別有在也○杜氏曰晉侯始伯翼戴天子諸侯輯睦王室無虞而王子虎下盟列國以饋大典禮侯大夫上敵公侯虧禮傷教貶諸大夫諱公與盟胡傳曰盟于翟泉皆列國之貴大夫與王子而公

春秋傳解題 卷二十八 僖公二十九年

七三

與會也其貶而稱人諱不書公何也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內李曰翟泉不在王城內而王子虎於此下與列國盟是謂上替諸侯大夫入天子之境雖貴曰士而於此上盟王子虎是謂下陵而無君之心著矣故以為大惡諱公而不書諸國之卿貶稱人而王子亦與焉者此正其本之義也按此說謂無上下之分故其書法如此義亦皆正然而經旨恐不然也內諱公而外以微者書隱元年于宿之盟已然蓋以大夫上敵公侯於是始故特變文以謹之此義既明後則可從同之旨而不必再然矣今公與諸卿之會盟而書法又如此豈獨為王子虎辨哉夫虎王臣也僅

八年于洮之盟已與王臣同軌矣彼雖于王臣敗稱人而未嘗諱公也彼盟既不諱公何於此盟而為公諱然則如之何曰此蓋為晉大夫之主盟而深識之也大夫主盟於是始是以諱公而人諸卿以是為天下之大慶也此時天下之權勢在伯國伯主不出而令其大夫會公與王子以及列國之卿而與之同軌則是伯國之勢又在其大夫將使天下聽命于伯臣而伯臣之所以制諸侯者兆端於此豈不深可懼也哉○此盟之失有五晉大夫主盟一也逼近王城不修朝聘二也上替下陵三也屢盟四也謀伐鄭以虐同盟五也犯此五不韙惡莫備於此矣然惟晉大夫

春秋傳辨疑 卷二十八 僖公二十九年

七

之主盟為憂甚大春秋內諱公而外書人者當必在此其餘他罪未嘗不於此盟而具見要之非正旨之所存也故先儒數說不同以之泛論此事則可若論書法之正旨則惟陳氏之說為得之穀梁經文有公字嘗為傳寫之誤○春秋之初外大夫皆稱人此亦皆稱人安知非亦書人之恒辭乎曰是亦不然也前乎此者大夫雖或專政而猶未顯故以恒辭而書人茲則晉大夫公然主盟而王臣與列國之卿咸在似宜斥其名氏而指其實矣經乃不書名氏故知其為貶也惟於此為貶而書人自此以後乃可不復貶而文篇之虞父士穀趙盾卻缺葦或盟或會或伐無不

書名氏至宣篇而書名氏者又不獨晉大夫後則遂為常

春秋傳辨疑 卷二十八 僖公二十九年

七

例而無不皆然矣豈非貶義已見於此而以此為政在大夫之權與也哉○會盟侵伐殺戰之類外皆書人而內書公者四莊五年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二十六年公會宋人齊人伐徐二十八年公會齊人宋人救鄭成二年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是也外皆書人而內書大夫名氏者四隱十年單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僖四年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使陳文三年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九年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是也外皆書人而內止書及者四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桓十七年及宋人衛人伐邾僖四年及江人黃人伐陳二十二年及邾人戰于升陘是也外皆書人而內止書會者二僖十九年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此年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是也桓篇之伐邾止書及者桓無大夫也僖篇之伐陳止書及者微者之姓名不登於策也若夫隱公盟宿僖公戰升陘是為公諱而止書及僖公于齊翟泉之二盟亦為公諱而止書會未可與伐邾伐陳之止書及者例觀之矣○春秋書會而諱公者三莊十六年同盟于曲不書公齊侯始

春秋傳解題 卷二十八

僖公二十九年 七六

主盟也僖十九年盟于齊不書公楚人始與盟也此年盟于翟泉不書公晉大夫始主盟也皆有關於天下之大故故皆詳公以見義然盟齊翟泉外皆書人而于盟出獨爵諸侯者以莊十三年北杏之會已貶諸侯而人之故與此焉直斥其爵不必又加貶也且詳在公而刺諸侯之意亦可見故與于齊翟泉之二盟有不同耳。天子之臣不與諸侯同盟釋例曰未有臣而盟君臣而盟君是子可盟父也據此則諸侯之不得盟王臣也明矣此法雖無他証然以義推之臣子不可以不信疑君父君父不可以不信誓臣子且盟誓之辭必假神威以証其渝盟者曾是君父之尊而可以此相詎乎惟此法必不可假故雖桓桓之威不敢盟王世子與宰周公雖晉文上致天王亦不敢要王人而共盟于踐土使非出先王之定典彼桓文者何不偕此以增光榮而第與諸侯相盟誓哉諸侯既不得盟王臣乃齊桓曾盟王人于洮晉人又盟王人于翟泉何也于洮之盟權事之喪而為之猶為王室事而盟者猶諸侯也若夫翟泉之盟則非王室事而為伯國之事也蓋晉伯既成文志漸荒竟使大夫而盟王子于王城之側恃已甚矣春

秋大雨雹

左傳曰秋大雨雹為災也

春秋傳解題 卷二十八

僖公二十九年 七六

范氏曰雹者陰脅陽臣侵君之象陽氣之在水雨則溫濕陰氣薄而脅之不相入轉而成雹胡傳曰正蒙曰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陰陽陰常散變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雹者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當是時僖公即位日久季氏世卿公子遂專權政在大夫萌於此矣

汪氏曰春秋書大雨雹者三此年昭三年四年僖公頗能勤於政事及末年始有失政之漸遂為文公繼權之張本若昭公則昏懦不立怠於國政即位之初而公室四分政權盡失卒不免乾侯之辱天之示人顯矣

彭山季氏曰雨雹不書月日闕文也

渝關李氏曰大雨雹惟昭四年書春王正月昭三年止書冬此年止書秋與僖十年之大雨雪止書冬者同

冬介葛盧來

左傳曰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孔曰周禮是諫字與鳥言語諫掌與獸言諫云與秋之人或曉鳥獸之言鄭玄云與諫征東夷所獲駘征東北夷所獲然則介葛盧是東夷之國其土俗有知者故介葛盧曉之

張氏曰介再來魯而次年遂使蕭求援而後舉兵也與文十二年秦術之聘同

三十年春王正月

春秋左傳曰秦晉人伐鄭以觀其可攻與否

夏秋侵齊

蜀杜氏曰夷狄之犯中國伯者當據而驅之書者譏晉文之不救也

趙氏曰晉文之伯狄侵齊：已從晉，何辭而不救此晉文之老而懈也

胡傳曰詩不云乎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四夷交侵所當據斥晉文公若穆圓鄭之師以伐之則方伯連率之職修矣

春秋傳解題 卷二十八 僖公三十年 七

上書狄侵齊下書圓鄭此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也

高氏曰狄之侵齊自背其盟也齊桓召陵之後書狄伐晉：文城濮之後書狄侵齊狄之輒敢陵侮如此而二伯不據斥之

彭山季氏曰按十八年秋救齊二十年齊人狄人盟于邢至是則四年之內遂兩侵齊矣非我族類其必必異為中國者可不謹哉

渝閑李氏曰或曰按左傳秦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間晉之有鄭虞也夏秋侵齊竊疑此說未可信晉侯侵曹伐衛皆直行已志而所向無前鄭不強于曹衛也豈其

伯業已成顧乃不敢攻鄭而姑先試其可否乎且以齊桓之盛狄且橫行中國未能少挫其鋒今晉文雖能勝楚而狄亦未見衰微而畏晉也若果畏晉而欲間晉之有鄭虞而不暇來救獨不畏其後日之見討耶惟狄獨不畏晉：亦置之而不問是以明年又敵國衛而無所忌憚也不然

國衛之役豈亦間晉之有他虞而後動哉經既不書晉人侵鄭故為謂狄間晉之有鄭虞斯亦不足信也已按此說辨矣然而左傳之說亦未見其必不然也蓋晉侯未伯之先銳氣方新是以逞其忿暴而橫行無忌及其伯業既成則志得意滿因思待重而為保勝之道故國許之役必合

春秋傳解題 卷二十八 僖公三十年 七

諸侯而共往宜其兵力不如晉哉良以楚勢猶強恐許恃楚而不即服故合衆力以圖之耳今則鄭戴于楚：人未必不為鄭且未知鄭之守國何如故於此時先觀其可否自是晉人之慎謀若夫狄勢雖強或亦未必不畏晉今則與齊有嫌是以間晉之有鄭虞而直侵之以其見利而趨或亦不計後來之見討惟晉人舍狄不加討故明年又敵國衛而不復畏晉也狄不畏晉而晉且畏狄明年晉作五軍以禦狄終亦不敢救衛而討狄罪焉晉之畏狄從可知且亦安知非晉文懼狄知晉文之必不救衛是以國衛而不須候間耶今必以國衛之無而遂疑此役之未必有

間也恐亦非通論矣。城濮之戰齊于晉文為有功且以伯國之餘屢與會盟以為諸侯倡則其輔伯之力蓋亦足多者今被狄侵無論伯國之道義當極患於同盟即以報功言之而亦不可不救齊也晉乃漠然而不恤何哉豈其出亡在狄時狄曾有德于己是以不忍與狄爭而亦不忍加討于彼耶觀狄人納庸咎如之二女于晉文晉文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是狄人之待亡人者甚厚是以處狄十二年而後行也若果為此而聽其侵齊則是念私情而廢公義顧小惠而忘大功吾恐晉文雖伯而亦無以懷諸侯矣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二十八 僖公三十年

八十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左傳曰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為之請納玉于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欵冶廬曰苟能納我吾使國為卿周治殺元咺及子適子儀杜氏曰子儀殺也公入祀先君周治既服將命周欵先入及門遇疾而死治廬辭卿

蜀杜氏曰衛侯使賂周欵治廬而使殺之亦君殺之矣

臨川吳氏曰衛侯未入國而殺元咺稱國殺者實衛侯使人殺之也夫元咺以臣訟君被執而咺僅然歸國其不臣之罪所當誅也今以國殺為文而無討罪之辭者衛侯

未嘗正名其罪而陰使人殺之誅之不以其罪也瑕立通年矣今但曰公子者瑕不居其位也趙氏曰瑕元咺所殺立而自東國權瑕亦未如君也故以君殺大夫之辭言之而在元咺下

高郵孫氏曰殺公子瑕以咺及之者言瑕之見殺由於咺咺存則瑕存咺死則瑕死也

渝閩李氏曰胡傳曰公子瑕未聞有罪而殺之何也元咺立以為君故衛侯忌而殺之也然不與衛侯同者是瑕能拒咺辭其位而不立也不與陳佗同者是瑕能守節不為國人之所惡也故經以公子冠瑕而稱及見瑕無罪事起春秋輯傳辨疑 卷二十八 僖公三十年

二

元咺以咺之故延及於瑕而衛侯忌克專殺溢刑之惡著矣高氏曰殺而害及者以某之故而累及某也按累及之說必不然春秋凡言及者皆非累及之義蓋以罪有首從之分故別言之今則衛權在咺本為首惡而公子瑕特其所擁輔者故以元咺及之况咺已奉瑕攝位咺與瑕非同列而比肩者又安得不言及以別之哉

衛侯鄭歸于衛

胡傳曰衛侯出奔于楚則不名見執于晉則不名今既歸國復有其土地矣何以反名之乎不名者責晉文公之以小怨妨大德名之者罪衛侯鄭之以忤害戕本支古者天

下為公選賢與能不以為異況於戚屬宜有疑問積忘之心哉末世隆怨薄恩趨利棄義有國家者恐公族之軌已至網羅誅殺無以訖其本根而社稷傾覆如六朝者衆矣衛侯始歸而殺叔武再歸而及公子瑕是苟且之不如而春秋之所惡也故再書其名為後世戒此義苟行則六朝之君或亦少省矣

臨川吳氏曰已殺元咺則無人拒之有周治等納之而勢易故書歸況無人拒之而又有納之乎

彭山季氏曰公子瑕雖攝國事而實未立為君則衛侯之位未絕與初歸時國人已立叔武者不同矣故再歸不稱

春秋稱衛侯歸於京師

僖公三十年

八二

復

廬陵李氏曰衛侯歸之于京師而書歸于衛讖不在王室也曹伯亦歸于京師而書歸自京師讖不在晉也

渝閣李氏曰經書執國君者十有三僖五年晉人執厲公

娶齊人執鄭子二十一年楚子陳侯等執宋公二十八年

晉侯執曹伯曹伯晉人執衛侯成九年晉人執鄭伯十五年

執鄭子四年楚人執徐子哀四年宋人執小邾子而

哀四年晉人之執戎蠻子亦不與焉除厲公之滅國鄭子

之用之宋公之釋餘則書歸者惟兩曹伯與衛侯而已非

三君之外皆不歸也或以其不來告或難告而慶慰之禮

不及是以不書歸耳然其書歸也書法亦各不同曹共公

書名又書復者名以據其失位之實而賤之而復則位已絕也曹成公不書名者如其有位之常而書歸自京師者

以著天王之釋有罪也衛成公之書名者亦以賤之其不

書復者位未絕也不書歸自京師者衛侯非不可救之罪

而赦之不以責王也或者謂其權不在王亦聽晉侯之

許可而後赦之故不書歸自京師然則曹成公之歸自京

師豈果出於天王之獨斷耶○晉文欲殺衛侯而王不可

欲廢衛侯而王又不可且以君臣無讎為辭而論晉侯王

於是乎能知義矣然而不即釋之者或亦難違晉侯之意

故聽其因頓于京師以俟晉意之徐回耳夫以天王之尊

春秋稱衛侯歸於京師

僖公三十年

八三

不能專其肆赦之柄而乃難晉是猶相與違疑於二年之

久君道之剛斷安在哉○衛侯歸于衛而君臣皆獄之案

結矣夫元咺殺而衛侯歸似乎臣被刑而君獲勝者然而

而夷考其實曷嘗出於聽斷之公而是非各得其平哉故

元咺之殺也由於周治之貪衛侯卿衛侯之歸也由於王

伯之貪殺至蓋衛侯利于復國而欲剪其所忌是以不辭

其賂而後皆貪賂而成其所欲為大抵皆私情也上下皆

溺于私而公正之義無聞焉嗚呼此王室所以日卑而伯

術所以不足道也吾于衛侯又何責哉○論語子曰甯武

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二十八

僖公三十年

八

朱子註曰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于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知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可及也按朱子此註恐未必然程子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于是也意程子沈晦之說為得之朱子不從而但置之圈外則何也○或曰愚不在不避艱險在所以處艱險處委曲韜晦不自露其知惟不自露其知而以愚行之故能成事當成公與元咺訟時使武子以知自見必為晉侯所忌與士蒍鍼莊子同病矣安能保其身以濟其君乎按此說即程子沈晦免患之意似勝于朱註從之可也○芑山張氏曰武子無所謂有道時亦不見何者是知只聘魯港時湛露彤弓之對足見其知處見文四年左傳焦澣園云註以有道為文公時誤也武子莊子之子公族之禮父死子繼成公初年莊子會盟于向見僖二十六年三年武子始盟宛濮見僖二十八年左傳緣何達事文公有道無道總是成公有道是後國以後時無道是失國以前時按此說與經傳皆何合當以此說為正

晉人秦人圍鄭

左傳曰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于晉且貳于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二十八

僖公三十年

八

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汜南佚之狐言于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軍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不利焉許之夜繼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于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倍隣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困之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關秦將焉取之關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初鄭公子蘭出奔晉從于晉侯伐鄭請無與國鄭許之使持命于東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為太子以求成于晉人許之國語曰文公誅觀狀以伐鄭反其碑註曰鄭後故魯觀公上女垣城鄭人以名實行成公弗許曰于我唐而師還唐諸往鄭伯弗許唐故請曰一臣可以救百姓而定社稷君何愛于臣也鄭人以唐于晉人將烹之唐曰臣願獲盡辭而死國所願也公聽其辭唐曰天降鄭禍使淫觀狀

秦禮達親臣曰不可夫晉公子賢名其左右皆卿才若復其國而得志于諸侯禍無敵矣今禍及矣尊明勝惡知也勝猶殺身贖國也乃就烹據鼎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唐同乃命弗故辱為之禮而歸之鄭人以唐伯為將軍

汪氏曰翟泉之盟實謀討鄭而鄭不請服故是春晉人侵鄭使之而猶不服故晉文復偕秦以圍之蓋以鄭貳心于楚而數加兵非專為釋私忿而已也然諸侯不見德而唯虐是聞豈伯者服貳之道哉春秋貶而人之蓋有在矣

仁山金氏曰按晉文報怨而喜功故邀秦以伐鄭秦穆恃春秋傳解疑 卷二十八 僖公三十年 六

功而視利故私鄭而倍晉此一役也結怨交兵者數世晉主夏盟失秦之援而為楚所抗自是後始春秋之所憂在楚史記之所憂在秦二者居天下之大勢也

廬陵李氏曰秦晉之爭始此夫秦以非子之餘踐岐豐之地春秋所書大抵皆與晉兵爭之迹爾自穆公釋韓之憾而從晉于城濮之功於是會于溫盟于翟泉借役于伐鄭戮力同心未始有隙由禍之武一語而秦輔晉之心變矣文公既卒而穀戰故蒙厥後彭衡之戰令狐之戰河曲之戰秦之伐晉者六晉之伐秦亦六興數十年報復之師更四君而未已蓋至襄公十一年戰櫟十三年十三國之伐

然後交伐之文始絕於經然則有穆公之賢而其所就僅止此豈非貪利忘義之失哉

景陵鍾氏曰燭之武見秦伯曰焉用亡鄭以倍隣之厚君之薄也利害了然楚黃歇上秦昭王書止其伐楚全用此意戰國人多持此說以解圍

渝關李氏曰胡傳曰按左氏傳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于晉而經書晉人秦人者貶之也于秦晉何貶乎初晉公子重耳出亡過鄭而鄭文公亦不禮焉為是興師而圍鄭孟子曰有人於此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今鄭伯之于晉公子時不能厚將迎贈送之禮而未嘗以橫逆加之也坐此見國為列國者不亦難乎故晉侯秦伯敗稱人者晉文以私忿動民動衆國人之國秦伯惟利為向背從燭之武之言不以義舉也而二國結讐連兵暴骨原野自此始矣按此說之責晉侯者止就報怨一節論而不及其鄭貳于楚故以未見其即楚之實也且其所報怨一事不復論其為前愆而又屢與會盟也義猶未盡夫惟無禮為前愆而又屢與會盟今乃追念其舊而不顧近日之新好也以是而罪晉文則可耳若夫秦伯之懷惡肆暴即此已可貶不待從燭武之言趨利而啟釁方可責其不義舉也故胡傳之說雖正似于圍鄭之罪猶未切○展喜奉柳下

惠之辭以遠齊師服以義也。燭之武出見秦伯而與之言。秦伯遂與鄭盟。戍鄭而去。之動以利也。然則齊孝公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秦穆公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其為得失何如哉。觀孟子所以語宋牼者。可知義利之辨不可不嚴也。夫燭之武曰。越國以鄙遠。若知其難也。在秦伯之意。未必即欲鄙鄭武。特因其亡鄭而甚言之耳。然而地遠。則勢不能保。此遠交近攻之說。所自來歟。

介人侵蕭

渝閔李氏曰。蕭宋附庸國。莊二十三年。蕭叔朝公。即此蕭也。去年介葛盧兩來魯。而今乃侵蕭。則是先與魯好。而後春秋傳傳疑。卷二十八 僖公三十年 八

敵凌虐其隣。封其僭聲。援于魯人者必多矣。此以知侵蕭之役。不獨罪在介人。而魯亦與有罪焉。且晉伯與而介人敢侵蕭。介無伯矣。魯與介好。而聽介人肆志于弱小魯。亦無伯矣。乃晉文不知討介。宋亦不能自庇其屬國。彼亦何賴于伯主。而又何賴于宗邦哉。晉與宋蓋皆不能無咎矣。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左傳曰。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黼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

彭山李氏曰。宰周公來聘。蓋以報僖公王所之朝也。厚其

禮。故使重臣也。

陳氏曰。自桓王以下。王室無聘魯者。於是再聘。而宰周公實來。則已尊矣。

張氏曰。天子宰公而使來聘。魯用見周公。室陵夷。大臣失職也。

汪氏曰。經書天王來聘者七。惟此使宰公。蓋非常之禮。莫大之寵也。王朝冢宰。四見於經。咺糾以讀三綱。而書名閱之來聘。禮雖過厚。視賄寵。各命纂載者。則其罪薄乎云爾。渝閔李氏曰。僖十九年。會於葵丘。宰周公孔也。此年來聘。宰周公閱曰。孔與閱。蓋父子或祖孫。與兄弟。未可知。然皆春秋傳傳疑。卷二十八 僖公三十年 九

襲公爵而任冢宰。是亦為世官矣。夫隱公之世。有宰咺。桓公之世。有宰渠伯糾。僖十九年。有宰周公孔。則是前於此者。宰猶不以世也。至此而乃世其官焉。成十二年。周公出奔。晉止書周公而不書宰。又可見冢宰之職。周公亦不世居之矣。是聘也。天王不當使宰公。宰公不當使王使魯。亦不當恬然受之而不辭也。春秋於此。蓋參識之。然天王以重臣優待魯。亦以優禮饗宰公。上下皆過於厚。而不知其失禮已多矣。彼宰閱者。徒知辭備物之饗。而不知辭非禮之命。是以能見其小而不能見其大者也。豈可謂之知類乎。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左傳曰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杜氏曰公既命襄仲聘周本行故曰將又命自周聘晉故曰遂李曰據杜註則左傳所謂將聘于周者是謂其未行聘也此必下有他文云方可言遂初聘于晉不然在傳所謂遂初聘于晉者不是君命之辭豈有聘周方言其將往而于聘晉耶言其行事者乎如此則于文理有未通矣

杜氏曰如京師報葬周公既聘周又自周聘晉故曰遂

胡傳曰大夫出疆有以二事出者汪氏曰謂本受二事之命也有以一事出而專繼事者汪氏曰謂但受一事之命其書皆曰遂而復將命再行一事也

公子遂如周及晉所謂以二事出者也蒙宰上公其職任

為至重而來聘于魯天王之禮意莫厚焉魯侯既不朝京

春秋傳傳疑 卷三八 僖公三十年 八

師而使公子遂往又以二事出夷周室于列國此大不恭

之罪春秋之所誅而不以聽者也則何以無貶乎有不轉

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

汪氏曰經書師大夫如周聘者四而惟此以二事出自入

春秋未嘗朝聘于京師以魯之望國倍之賢君而對揚天

子之休命者如其簡慢況晉未聘魯而魯始往聘周先

聘魯而魯苟答聘是尊王之禮不如事伯之謹也雖然猶

勝于隱桓之受聘而不報者也

仁山金氏曰謂夷周于晉猶未也其後知有晉而不知有

周矣可勝誅哉

林氏曰魯始聘周亦始聘晉

渝閼李氏曰陳氏曰以其如京師不敢不如晉是夷周于

晉也臨川吳氏曰魯素不與晉通好自文公伯後未嘗聘

本欲初聘于晉但以王室既先來聘則不容不報故因聘

晉之使令先至周而後如晉也慢王畏伯之情可見矣按

此二說不同陳氏謂為周而因及晉吳氏謂為晉而先及

周然亦安知非二事皆本意適從一時之便而並行乎況

于周為報禮于晉為先施則僖公之敬天王不及其敬伯

主也不待貶矣

春秋傳傳疑 卷三八 僖公三十年 九十

經 134-12

春秋輯傳辨疑卷二十九

名公集卷二十九

渝關 李集鳳 翻升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

渝關李氏曰張氏曰為追于濟西之恥報怨也按此說或不盡然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至此已八年矣若為報怨何為遲之八年之久乎即以為伺釁而動魯非力不敵戎未必慎重至此且魯于戎未嘗有大讎何至八年而猶不忘耶此或又有他嫌因追前怨而興是役不專為濟西之恥也然二十四年侵曹納赤之無道甚矣不于彼時加討乃至于今而以他嫌伐之豈得為有名之師乎襄陵許

春秋輯傳辨疑卷二十九 莊公二十六年一

氏曰隱桓世有戎盟至于莊公戎始變渝是以有濟西之役于此伐戎義已勝矣齊魯伐戎而中國崇也按此說是取其伐戎或不不然也蓋德政修則外自服書所謂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是也且備之于其先禦之于其來謹之于其後御戎之道也今不能然徒以力勝而加兵于其地義何在乎況隱桓世有戎盟在先公已為不義乃欲恃區區之盟誚責其渝盟而來寇尤為末矣下書公至自伐戎其不足于此伐也甚明若以伐戎為崇中國然則薄伐玁狁至于太原何未聞其窮兵而遠征也哉

鐸左傳曰春晉士為為大司空夏士為城絳以深其宮

夏公至自伐戎

張氏曰莊公治國家之政多闕而勞師于戎雖能復怨何益于內治乎踰時書至危之也

曹殺其大夫

張氏曰曹殺大夫曹伯赤殺之也豈于羈赤出入之際或不附戎而殺之若鄭厲殺傅瑕原繁歟

高氏曰除羈之黨恐其內應也入春秋以來未有專殺大夫者而曹以小國首惡故春秋著其擅命專殺之罪為萬世之大戒凡殺大夫稱國者祇在上也稱人者祇在下也胡傳曰稱國以殺者國君大夫不請於天子而擅殺之也

春秋輯傳辨疑卷二十九 莊公二十六年二

古者諸侯之卿大夫士命於天子而諸侯不敢專命也禮典命公之孤四命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其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有罪則請於天子而諸侯不敢專殺也周禮大司寇凡諸獄訟以邦法斷之及春秋時國無大小卿大夫士皆專命之而不以告於王有罪無罪皆專殺之而不以歸於司寇無王甚矣五伯三王之罪人而葵丘之會猶曰無專殺大夫故春秋明書于策備天子之禁也

汪氏曰齊桓晉文晉悼皆無專殺大夫之過視當時諸侯可謂彼善於此矣

孫氏曰曹殺其大夫不書名氏者脫之也